

## 我给父亲买旱烟

■王琼

我不吸烟,但对旱烟有特别的情感。我说的旱烟,不是烟厂加工好的整条整包有品牌的香烟,而是未经任何加工的烟叶,农村人俗称旱烟。

记得在县城读初中时,每学期放假回家,我总是用从牙缝里省出来10元钱为父亲买两斤旱烟,给母亲的总是一张让她满意的成绩单。那时,山里学生在校寄宿,由于当时交通和家庭条件限制,我一学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每到放假,我总是归心似箭,前一天下午跑到车站买好车票,再到新十字街东南角卖土特产的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。

第一次买烟叶,我不懂得如何挑选。后来听父亲说,烟叶越是老黄色越干越好,深棕色的可能发霉了,浅黄色的没成熟。我把这些牢牢记在心里,有时路过新十字街东南角,碰到有人在卖烟叶,会悄悄凑近看看,多学点经验。后来每次买的旱烟,父亲都很满意。

几斤旱烟父亲能吃半年,烟叶快吃完了,也到了我快放假的时候。再后来读中专,我依然保持这个习惯,在县城车站转车的空隙,我会去老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。读中专时,条件稍好,学校每月有32元的生活补助,所以,每次放假,除了必买的旱烟,有时我还会用省下的钱为父母各买一件衣服。有一次,我留够回家的车费,用剩下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件软面料浅灰色的短袖衫,当我买罢起身准备去车站时,一摸钱包,车费被人偷了,我顿时欲哭无泪。

怎么办?我回不了家。万般无奈的我只好找老板商量把给父亲买的那件心爱的衣服退了。这件事,终身烂在我心里。我后悔当时粗心,更恨小偷夺去了我对父亲的一片爱。

我每次回家把几斤旱烟交给父亲,他总是笑咪咪的,如获至宝。然后把原来包旱烟的塑料布包从抽屉里拿出来,轻轻解开缠了一圈又一圈的麻绳,层层打开塑料布,有时里面还剩下小把烟叶,有时只剩下一些烟末子。如果是烟末子,他就倒出来放在一边,先吃掉它。如果是整的,他就把新买的烟叶放在下面,陈的放在上面,然后很细心地把塑料布卷好,绑好麻绳,生怕弄碎了。

父亲不吃香烟,因为太贵,另外他说香烟没有劲,吃了不巴口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记得当时我们村最好的香烟是白鹤牌,五毛六分钱一包。家里有大型农事活动需要请工时,会给每个干活的老乡一天一包两毛多钱的香烟,干活的人就很高,满口称赞,特别来劲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,最好的香烟是红塔山牌,记得当时是一百二十元一条。说起红塔山,人们就觉得那是有钱人才消费的东西。香烟父亲从不舍得吃,总是把钱省下来给我们读书。有时帮别人干农活,发一包香烟,放在家里待客,管好长时间。

后来,父亲不知托谁弄到了旱烟籽,在我家屋后猪圈和牛圈旁边一小块地里种了五六行。这块地很肥,靠近堆牛粪猪粪的粪场,粪水都渗进了这块地里,烟苗子出得很旺,有一茬高了,父亲就间苗,把多余的拔掉,留下又肥根又正的苗子。长到尺把高了,父亲就用钉耙就近耙些粪。整个生长期,要上两三次农家肥。也许这块地天生就是长烟的料,第一年试种,烟叶长势很好,能长到半人高。父亲时不时都在烟地旁转悠,看到烟叶的长势,他满脸幸福。好像烟地里省下的都是大把的钱,长出的都是希望。

烟叶成熟了,是深绿色带老黄色的。收烟需要大晴天,烟叶需几茬才能收完,有的先熟,有的后熟。每次收烟,打烟叶都由父亲一人完成,不让我们插手,他知道哪样的熟了,哪样的还得再等几天。父亲打烟,我们母女几个就拿出父亲事先准备好的粗麻绳,把烟叶两三匹一撮或三五匹一撮穿在麻绳缝隙里。这个工序很慢。父亲一个把小时就能把那块地的烟叶打完,接下来大家都开始穿,往往要大半天。还要赶着当天的大太阳多晒一会儿。每穿好一长串,我和父亲就赶快把它牵出去拴在晾衣杆上。烟叶很像梧桐树叶,叶面有层细细的绒毛,很黏手。每次穿完烟叶,手糊得就跟刚砸过青核桃一样。

多少年过去了,陪父亲第一年种烟收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年收了七串烟叶,一边晾衣杆上拴四串,另一边拴三串,看上去很壮观,像看电影挂的银幕。那年收的干烟叶足有三四十斤,父亲很高兴,把它绑成一小捆一小捆的,挨个送人,几乎把生产队里爱吃旱烟的老人都送遍了,姜家表爷、张家姑爷、对门二爷、杨家表叔等乡里乡亲都吃上了我家的旱烟。

有了第一次种烟成功的经验,后来,父亲每年都在那块地里种。并且细心留下烟籽,来年培育一大块烟苗,分给别人栽。这样,许多老人都吃上了亲手种的旱烟。

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家移民到外县平原地带居住,那里经济条件好,当地没人吃旱烟,父亲才结束了种烟的历史。母亲不让父亲吃旱烟,我们姐妹们也不让他吃,说旱烟没经过处理,吃了对身体不好,他也就很少吃。但偶尔我还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给他买点旱烟。

现在,生活条件很好了,父亲也吃得起香烟了,可他却离开了我们。每次经过县城卖旱烟的老地方,我总还是会驻足看一会儿,想起父亲吃旱烟的样子,想起和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(作者地址:房县档案馆)



## 父亲教我做良医

■张吉玉

父亲节,我收到鲜花、祝福。作为古稀老人,我感受到新时代敬老的风尚,体会到儿孙们孝亲的温暖。

值此节日,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。他传奇的一生故事多多,回首往事,历历在目……

父亲出生于清末竹山县乡村的一个中医世家,祖上五代行医。他少年立志,苦学祖传医术,也拜过名师。他三十多岁时,崭露头角,在本县城乡已小有名气。后来,他加入本区(乡)医联会、卫协会组织,还被选拔参加湖北省中医学院函授班。此后50年的行医历程,遍及城乡,妇孺皆知。周边但凡有疑难顽疾,都会点名请父亲会诊。

我和哥哥都从父学医。他开讲第一课,就给我们提出目标:“不为良相,则为名医。”他解讲良医:“一是有良心。要学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。对病人要诚心关爱,杜绝江湖游医式坑蒙拐骗;二是医技精良。要有真才实学,比同行技高一筹。”

父亲以此标准,身体力行,言传身教。我们兄弟俩也不敢懈怠,几十年如一日遵循父亲的教诲。

天道酬勤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我和哥哥于1978年经全省中医选拔统考,双双录聘。哥哥在竹山县中医院,是创业元老,任副院长、县中医药学会会长,还受聘为湖北中医学院函授讲师。我录聘于郧阳地区中医院(今十堰市中医医院),当年从6县中选聘8人,竹山仅我一人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父亲应邀在某药堂坐诊。某日,处方中一味药缺货。本应嘱咐患者到别处配齐,可是,药堂老板却隐瞒实情,抓药收钱,让人走了事。父亲知情后,愤然辞离,从此与其绝交。父亲说:“他不讲良心,不敬生命。在此,我做不了良医。”

1989年,父亲已80岁高龄。突发下腹痛、尿急、尿血,半月不止。我接病危电报,急赴竹山。县医院已确诊为膀胱癌。肿块出血,服药打针无效。医院说,老人家年事已高,不能手术。我们兄弟会诊,谨慎开处方用药,守候观察,又过了3天,仍无效果。目睹情势危急,我们却束手无策。

父亲见状,强忍病痛,亲自开处方,叮嘱不能丝毫更改。药吃完,半夜急痛,尿中排出小血块10余个。顿时,痛胀消减,尿血渐止。继续服药后,基本恢复正常。

10天后,我收到父亲的亲笔长信,详细告知病情和他的治疗经验。从此,他自制丸方保养,近10年未再复发。1997年彩超复查,膀胱肿块消失。父亲临危不惧,胸有成竹,运用传统中医原理,挑战癌症成功,实属技高一筹,创造了医学奇迹。

父亲离世23年,儿今在父亲节为父点赞,为父骄傲。父亲做到了良医。儿将传承父亲的精神,紧步后尘,愿做良医。

(作者系市中医医院退休老中医)